戰國策卷第七

魏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弗予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注釋猶舍也言何舍此而不為也以天下圖言與天下共圖也而

獨以吾國爲智氏資乎（言不與地則智氏必伐而有之是以吾國爲智氏之資也）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皐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魏不以兵助二國是即和二國矣）皆朝魏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啜飲也）盡一杯文侯謂覩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似禾之草幽言其色茂）黍牛之黃也似虎

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注言左方之聲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乎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注樂音洛以治臣為樂）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言察於音）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武侯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

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此指當時城攻伐之事城非不高補注姚云劉本此下有也字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得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惠王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注閒田以待賞有功者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且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注撓折也脊敵之壓已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能掩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

之百萬之上使百肆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當作公叔）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秦韓圍梁（韓作衍字非下文足以反與秦合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謂燕趙魏）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功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正注此鄭即謂韓言雖不能勝秦必勝韓也）計者不如搆三國攻秦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注言不信人）於是

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注史作鍾）觴諸侯於苑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注擇善而言）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因下夾好行於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大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

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乎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於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當欲悉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注法度也）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爭則不如固變服（固疑作因變服不為人君之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將人而合其鬬（言使人游於二國之間以合二國之爭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

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鮑注言二國以齊為暴戾決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施為齊魏交令太子鳴為質於齊王欲見之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幾公子而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襄王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死於牛目（鮑注駕車用牛其眥深長如牛目）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矣且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

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注和棺兩頭木）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設供以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言居人之多故無此）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

然橫人詐王外交（正注詐音黠忍也音恤誘也）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之勢以內刼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倉頡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刼於群臣之說而

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注偷苟且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刼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弊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注韓氏之亡史名厭者）謂趙厭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注儀因厭得相必德厭）（厭楚得韓儀必緩攻韓亦得厭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為衍功（言少委其地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文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反所親也）以下楚（言劫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馬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為制（言雖得新觀路所從出又隔二國）事敗為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讖故賞韓王以近河外（正注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以讖故賞賜近河外之民）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

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注信韓無他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注言韓以魏不與秦遇知其惡我必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遂於華下姚本此句未詳恐有缺誤伐齊之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之注倍背也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注公翁同項羽紀注謂父曰物之湛者注謂其謀之深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白應為智強出自秦在楚亦曰應之且父為智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注使東來齊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言人於王處多為儀計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平半言雖小事人可否者且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

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為可言此數事而人皆同聲是之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言皆明見其可亡群臣之智術也江注姚本亡作而如是其同耶言其智皆相同是其可也未知是其明也而群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言果非皆知其可而知術之皆同是明與不明者居半也所謂刼王者失其半者也言事不明而刼王之必從是於事理失其半矣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言魏失計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秦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王衍言魏必是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言齊楚復攻魏其兵罷敝不足以應秦之敝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言於秦行之當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

哀王

謂張儀言有士為張儀言臣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

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言二國皆欲廢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言仲公怒復恨儀而若之則儀無患矣）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補注四字因下文衍）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注言與之有舊）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注言不久於彼）旬五之期（注期以十日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注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為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注恐得魏後於諸侯）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注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且任之故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

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注不可任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馬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注云不親之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卜乘至衛聞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二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於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

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
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言者其身易窮
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
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
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注二士謂衍盼）且公直言易而事
已去矣夫搆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
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
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
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

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
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
（注猶云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股肱）
之無若群臣何也（注言殺之亡之天下之人與內之群臣皆不以為然也）今吾
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
殺之亡之胡如（注猶何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
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注文田文）身相於韓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於其為齊也
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於其為韓也王
曰不如其為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

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且王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王不如令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往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曆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曆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衍以此說儀使之為已辭舉故舉後見之）王為堯舜矣而況生弗受亦許田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注弗受國改致邑）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任猶信也舉既非之而數見之故王疑之）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與黃成恢為犀首謂韓王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黃乎若戰勝兵罷敝大王之攻黃易矣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

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

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駭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衡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注言從楚使深入乃擊之也）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注言王不聽也）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注重猶再）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

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注二人雖善文必善衍衍得又倍田需周霄文今衍薦文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謂乘數鈞也舊作大字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補注曰四字因下文衍今按自鈞二子以下十二字皆衍施因令之先之楚上之字疑作人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柰何代曰若其為梁王代請說君補注一本君其為言君假作梁王而代說之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白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

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注以史補王曰下八字蓋設為王問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注固猶久）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爾璽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出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為見者（謂儀使人為引見傳命之臣以間祠之）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信間見者恐儀知之故不敢傷）

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言魏有周最則能通諸國之情以事秦）今最道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言齊之事不通於諸國）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注曰最道魏入齊而齊收之則齊魏之絕明矣秦可以不疑魏之與齊也）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謂秦王曰臣聞之忠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信要領斬刑也）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注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注信安右趙者秦召而代之欲魏不通趙）臣又恐其趙之益勁也（注言交魏益堅）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注魏信即信安君）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不用秦使者）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注謂信安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言去則趙相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言魏相見害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我趙之謀臣自我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正注曰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信愛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則必以必戰必守為謀而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也）

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王

地之實不寫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難於秦兵為招質（言招兵事國）處前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言甚降下於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樓梧約秦魏魏太子為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鮑注還猶反也兩國相與好惡循環不定）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鮑注魏得利而強將負秦之日太子為質秦所謂還反不事秦）

（言為養士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為期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言魏受其伐患及於周也）秦楚攻圍皮氏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戒地於王王雖復與之

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魏太子在楚為樓子（熙注曰樓子為質而楚任之）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正注曰魏王之臣所用之）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注無如鄢陵）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注人翟之人）公（行字）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言非秦首興兵）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言齊本自欲伐楚）而又怒其不以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言割地聽秦以為和）以張子之強（注言儀往日）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言齊惡儀而魏不敢依儀為重）今以齊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約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言均一割地和秦也不若由楚之便）秦疾攻楚（上楚字疑作魏）楚還兵（正注曰楚還兵者復與秦合攻魏也）魏王必懼公因割汾北以予秦而為和合親以孤齊秦楚

重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與樓里疾之欲之也
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樓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
事也（言首興兵）而不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
以攻韓魏利也樓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
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
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
與魏令公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樓里子
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廩翟
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主兵之辭也
是弗救也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

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
齊秦外楚以輕樓廩樓廩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
強（補注曰此二語當時事情也）公不知按魏之和（謂止其使人和齊）
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
重公也此吾事也（注據里疾自謂此乃吾所欲為之事）樓子與楚王
必疾矣（注言應之速）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
為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
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廩翟強以為佐何故
不能有地於河東乎（注言其得皮氏）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注攻謂謀）恐

不出於計矣（注之得詰非計）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譬人身腰之中）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明示）（斷中斷山東）（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注謂楚）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補注作必不語順）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注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教者習演之意如試兵）

爾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

昭王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必辭割地以講於秦為賣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言不知衍割地之多寡）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

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
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已割魏於奉陽
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
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
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講合於王
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
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形弗有也言形勢必不能
得者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言以鄴與
趙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

使寡人絕秦相國曰以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
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
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
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
王者為完鄴也今効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
趙王恐魏爭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臣聞明王
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上屋洛林之
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
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

上地也（上地謂高地近長平王屋洛林等處）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不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贍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代拘於魏欲走而之齊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注衍字）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注使得之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補注憂作變）伐齊成則地廣矣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王謂齊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為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鮑注言宋強宋弱皆必之）伐如宋者欺之不為逆殺之不為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注言用楚伐魏）又必且劫王必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注醜惡也）又且牧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注信不可信）故為王說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補注曰詳佯通史攷有媾字句佯媾於秦此即趙策所謂不得而必媾則願五國復堅約者賓即擯讎一本作讎）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冉明熟（注慮此明且熟）是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言或有為魏傷秦之人亦不敢顯秦之人明為之惡秦先覺）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驚與國而以自解也

詐與國為之非我是賣與國矣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刼於與國而不得已者言為與國所刼出於不得已之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言與國以擯秦為不可則先去而交秦以自重如是人者驚王以為資者也而馬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三節即上文三事必以此為窮鞠而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在注曰不能伐賓又不能備必為秦所伐則誓鬬而以滅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滅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會安無令天下驚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使秦無多怨於人多又利於己惟止兵之為安無令天下賣土以合秦此免國患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言臣何以能此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雖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雖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言自秦東以伐極西雖帝王亦難行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秦陽君孟嘗君韓珉周最周韓餘為徒補注韓餘疑即趙策韓徐下周字疑衍不然有脫語徒與注與徒友從而下之下如折節下士之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注與秦惡扮之扮疑拚字誤言拚棄己身為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焚符不與秦交

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閉關不與秦通秦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修朱嬰皆陰在邯鄲皆王伐秦之士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總注敗宋郭合秦之約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為上交之語疑作語之去聲說游諸國以告語之以齊為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言齊兵請伐魏而伐以死諫爭重報以不伐魏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抱猶持葛孽陰成以為趙養邑注供養之邑而趙無為王有也言趙不以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密平臣為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言趙之強與齊秦相并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正注曰趙強兼齊秦王既賢而又有聲望者相之為秦腹心之疾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平陸君告之曰秦且攻魏

子為寡人謀秦何乎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金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嘗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軟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且無幾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注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諸秦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

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注輸以餉軍）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穰侯攻大梁乘鄢北魏王且從（注謂順服）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補注曰得許上當有攻魏攻我字恐缺脫）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注議其不當多有）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言二國與秦接壤）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而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柰何昭忌乃為之

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是參行也（言不挾己私以為政必參考而行）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也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注猶言不可測方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注伐一不救伐則諸侯知可免不急於從）入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注精猶明）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計者不如制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注言諸國合而敵秦則秦弱）秦王乃止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

為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注楚以攻魏索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注天下不欲秦不代魏）遂伐齊與魏便地（注言以楚得齊地與魏相易兩使也）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於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劒而緩之楚人

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注言侍衛之盛舍不能容強之入無蘇於秦者注言秦輕之無與為蘇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言輕之太甚安可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注安猶徐求質於秦正注曰質子之質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正注曰循即徇楚趙怒而與王

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敝亡不可得也已頓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姚注和秦必少割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頓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切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以王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

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與羣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頓君之及楚趙之兵未往於大梁也（及二國未攻梁之時）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先已講也（注已兵未至而先與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言從事敗）而君後擇焉（注擇所與於從散之後）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啓兩機盡故宋衛効尤憚秦兵已合而君制之（補注史曰又為陰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尤）

（攷秦兵可全云云今按亦不明白恐終是舛脫）何救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注於其所學）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

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也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秦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謂得秦封受其璽）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

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注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刼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注云不甚其事）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

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注云猶細事）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書之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可用之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

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關與補注晉遇豫絕注先時趙奢敗秦於此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二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於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補注衛齊皆在三晉之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史作安城是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

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注安陵魏之不欲攻韓者與秦之欲許之久矣秦欲而取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統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補注史作不愛安陵氏）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大事記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魏不可以非己地而不恤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橫軍以至于今（正注）

（史作林卿軍大事記自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秦伐林卿軍以至于今）盡攻之墓墓垂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挠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鮑注鴈行以次進）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

之攻矣（言必與之攻秦）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補注文作天時通韓之上黨於共莫（史作共寗）使道已通（使去聲通出使之路）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謂征取商賈）是魏重曾（[illegible]）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illegible]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言不難取）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

秦趙搆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收趙而搆之秦（鮑注搆者合其戰也收趙而助之趙必與秦合戰而王亡不搆趙趙不以毀搆矣言趙與秦惡甚王雖不搆趙亦不自毀其搆於秦矣）而搆之秦趙必復鬬欲馬而收齊趙攻荊欲馬而收荊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也待之也（言王能并制秦趙由是欲合諸侯以攻荊攻齊則天下莫不待王以為東方之長秦本長之下無也字是矣姚）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注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若聽秦置相則自今之後王之臣皆務事諸侯之強而能令王者以取相矣上字疑王字衍 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注相秦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注以無齊助故有齊者注齊強臣中能助齊事者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曹宮正古釐即莱劉向引來年作釐年古字通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

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變化也比於患注比猶近變利而近害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不可知日久不可知其何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高枕之國注即是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日坐而亘亡乎注亘胥也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注國強以何國強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久猶終久言終以天下為可以合併為一也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

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言期約不實）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責於秦（言背從以責三國之情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食其從者也收從以為橫是取子之資而資讎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魏冉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天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羅邯鄲攻魏取寧邑呂慶恐魏王之講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遠之（近近之）王不近秦秦之所去（注去秦所欲攻去者）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注言實不弱於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注云若講於秦復示弱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衣焦卷而不伸頭塵始而不拂皆欲見之速故不暇及此）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山名）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言資用不乏）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

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肖非重於魏者故云然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無魏不重於魏者有魏重於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注令肖以此示齊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注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注史云物有不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語尤簡嚴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

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從者自往請使道使者（注使人引道之）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言管之人）見臣而下是背王也（言背奉）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言即魏地）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怠將發十萬之師以告（補注姚本作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鮑注襄子）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正義注大府之憲即受詔於襄子者）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補注姚本謹辭則雖乃謹之訛大位即上所云五大夫持節尉也）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也（即全已之意）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

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恩慮（注困猶不通）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魏之幸臣即楚專陵君趙建信君之類謂幸嬖者非是）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補注按孟子惡之注謂醜貌人疑此文字衍或訛）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注在庭則人為之趨）避人於途（注在途則人為之避）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正注曰誤猶言誤矣當句然恐是譌字訛）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以下著書者之論）近習之人其擊譖也固矣（正注說文擊握持也持論于君甚固）其自慕繫也完矣（注慕繫也言自覺結於王甚完而不缺）今田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欲者庸必得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我謂欲進之人上言所欲者必得乎此則亦未必能而用之也）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

智之術也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注將治兵先令以警之）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繫之牆於臣為王之楚王耳臣之反而行（耳猶而也規上章猶也）春申君聞之謂使者（說都）曰子為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令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魏王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也其於王也不然先君者（注先春申用事之人）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論兵於湨陵之塞不使（使使言兵假道湨陵隘不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恐周韓躡其後勢亦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相去百六十里（注言秦伐楚之近不須假道）臣之所見者秦楚鬬之日近也已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為之謂安邑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

景閔王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注棄謂戰而喪地用謂割地賂之）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注死謂敗死）能棄之

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補注孔叢子注言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為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為易蓋當計其勢如何耳在棄之用之得其宜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賓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注怨謂不韋王攻者也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注長為輓車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毒功注因毒而割故助在毒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贊嫪毒因毒以割地是助毒矣以嫪毒勝矣蓋毒為勝故如此王以國贊嫪毒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補注曰孔叢子注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王以此交秦在天下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矣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太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以守之弗敢易秦王

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正注曰撓屈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注諭曉）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卷第七終